

第五章 餘論

在總結全文之前，有必要再回顧一次金學的學術史脈絡，亦即歷來學者「認識」《金瓶梅》的角度，以考察本文的定位。

本論文第一章已經指出，金學研究可以大致分為文獻學與文化研究、小說思想及藝術兩個方向：文獻學中的作者及版本研究，雖然大致確定了《金瓶梅》成書的年代，但由於缺乏進一步佐證的史料，因此僅能停留在推論的階段。文化研究則建立了《金瓶梅》與時代環境的關連，然而將《金瓶梅》視為反映當時社會的史料並詳考書中名物詞彙（如服飾、酒、風俗等），容易聚焦於局部，而忽略整部小說之藝術價值。雖然這些研究有利於讀者正確解讀《金瓶梅》，但無法將書中對現實的描述，轉化為人生哲理的思考，難免有「見樹不見林」之憾。而從事思想與主旨研究者，意圖以單一主題彙括全書旨趣，雖然能夠宏觀地掌握全局，然因《金瓶梅》內涵複雜，故易顯得偏頗。主題研究與精細複雜的文獻學與文化研究可謂一體兩面：雖然它們各有優點，但前者易流於瑣碎，後者易流於空泛。迄今為止，研究《金瓶梅》者，多側重探討其「美學觀念」及「題材選擇」有別於以往小說，強調其「取材內容」，亦即《金瓶梅》彰顯人性醜惡及現實生活的特徵，以成就其藝術價值。

上述的研究方法都很重要，也對《金瓶梅》研究有極大貢獻，它們的共同點在於析論基礎都是《金瓶梅》的「故事」，而非《金瓶梅》的「敘事話語」，這正是本論文關注的重點。這裡所謂的敘事話語，指的是小說事件經過作者刻意安排並加上修辭效果之後所呈現的樣貌。舉例而言，以人物論的方式，論證《金瓶梅》的藝術成就時，提綱挈領地描述「西門慶是浮浪子弟，因『發跡有錢』和『交通官吏』便稱霸一方，步步高升，在斂財之後他肆無忌憚地淫人妻女，貪贓枉法，殺人害命，無惡不作，最後因縱欲過度，暴病身亡」，就可以將他「暴發暴亡」

的歷史，視為《金瓶梅》「暴露當時社會的罪惡」的表現。¹如此能讓我們知道西門慶這典型惡霸大起大落的一生，但無從瞭解《金瓶梅》作者在敘事藝術上的造詣；也就是以《金瓶梅》的「取材內容」為論證基礎，而非作者運用何種文學語言或文學技巧表述它們。將故事（或者說取材內容）及敘事話語二分，並不代表以前者為論述基礎的研究方法不可取，相反的，前人對《金瓶梅》內容的析論，正是本論文的研究起點：「描摹世態」並非《金瓶梅》所獨創，話本小說早已觸及此一題材；因此就小說史的角度而言，《金瓶梅》的成就，在於以長篇小說的敘事體制，拓展描摹世態的深度及廣度。²作者選擇的文學載體，使他能在《金瓶梅》中運用小說特有的敘事技巧組織故事，使「敘事筆法」成為除了「取材內容」之外影響小說面貌的關鍵。

本論文關注的重點，就是運用敘事理論及評點，整合《金瓶梅》之敘事原則，呈現藝術筆法與小說內容之間的關係。這部分的研究工作前人雖然亦有著墨，但他們在分析小說的構思及筆法時，常將二者分而述之；本文則探索二者之間的關係。如同熱奈特所言，區分敘事的「法則」如同敘事本身一般，僅能及於局部，帶有缺失，甚至只是輕率之舉，因此援引敘事理論探討傳統小說，一部份的目的在於更精確地描述小說的特色³，但不是在還原作者的意圖，或尋求「完整」的詮釋體系。作者的創作情境，讀者詮釋敘事作品的語境，作者、敘事者及接受者之間複雜的修辭處理，都是敘事學者關注的面向⁴；它們之間雖然有所區隔，但並非截然劃分；本論文處理的是敘事研究中的基本層面，亦即敘事筆法之分析；以此為出發點，探索各個面向之間的內在聯繫，應可更深入地開拓文本的意義。就目前的金學研究成果而言，以探討作者敘事作品之語境為多，本論文更想釐清小說的敘事方式對敘事者及接受者產生的效應，亦即將關注的面向由「寫了什麼」轉為「怎麼寫」。以下將綜述此一研究取徑對開展不同詮釋面向的助益及限制，進而檢視本論文的研究成果。

敘事理論的某些部分雖能具體解釋評點的內涵，但它們是因應不同文化環境

¹ 參見黃霖，《金瓶梅考論》，頁3。

² 參見陳平原，《中國散文小說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338。

³ Gérard Genette, *Narrative Discourse*, 267-68.

⁴ David Herman ed., *Narratologies*, 2.

及不同文本而產生的詮釋方法，關注的面向各有側重；因此本論文在實際運用敘事理論時，僅引用能與評點相互呼應，或確實有助於詮釋《金瓶梅》的概念，作為輔助說明，主要還是以評點中的用語，闡釋書中的藝術筆法，取其「貼切」的優點。

雖然論述用語以評點為主，但本論文的章節架構，則大體依照敘事理論建立，原因在於評點雖然貼近小說，語言精鍊，但有時流於籠統，而且並沒有一個既定的系統或規範。本論文在區分章節時，一方面保留評點特意關注，但敘事理論並未探究之處；另一方面，也同時注重敘事理論已經觸及，評點論述不足的敘事特徵。前者如本論文第二章對《金瓶梅》敘事結構的探討，就是藉由敘事理論對故事時間與敘事時間的區分，先探討敘述事件之次序如何安排；再析論敘事次序相鄰的事件，如何綴合在一起；最後則說明作者運用何種筆法引起讀者聯想，將敘事次序不相鄰的事件並列閱讀。第一節探討評點原有的「輪敘」、「追敘」及「預敘」三種筆法，它們都與敘事理論中的「錯時」概念相關；第三節則運用了科比利論述中「期待」與「回憶」的概念，以及熱奈特對敘事「延伸」的分析，聯繫起「伏脈」與「對比」兩種筆法，它們同樣具有將前文延伸至不相連的後文之中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敘事理論中缺乏對「相鄰段落如何綴合」的析論，因此「敘事的次序」及「敘事的呼應」的概念，都是將各個事件視為獨立的單元；評點者則非常關注段落之間如何不落痕跡地相互連接，呈現出中國與西方對敘事美感的不同認知；將評點中「綴合」段落的筆法置於本章討論，正能建立起相鄰事件之間的關連，更清楚地說明作者組織事件的原則。

本論文第四章的論述主軸則是敘事理論，主要是為了以視角及敘事情境的概念，補充評點對這方面論述的不足。它們有助於重新詮釋說書人及說書情境對傳統小說的影響：這兩種要素，不只能聯繫「虛構的小說世界」與「真實的人生」，也構成小說人物種種所為被「公諸於世」的語境，這正和《金瓶梅》「講述一家之事」的內容形成對比，亦能與《金瓶梅》擅以「偷窺」寫人物「破綻」的特徵相互呼應，一方面滿足聽眾／讀者一窺究竟的好奇心與偷窺欲，也便於說書人隨時回到他敘述故事的「此刻」，對聽眾發表評論。敘事層次之間的對比，也能說明《金瓶梅》中經常透過人物之眼觀看，或透過人物之口轉述事件時，第二敘事與第一敘事之間如何構成對比，具體說明了評點者所云「由某人口中說出，故妙」

或「由某人眼中看出，故妙」的「妙處」爲何。進一步以凝視／偷窺理論分析視角隱含的意識型態時，則可探知《金瓶梅》中層出不窮的偷窺，如何使小說人物見證秘密、獲得權力，並構成勾連小說情節的關鍵。此一敘事視角能使讀者及評點者也成爲偷窺者，評點中對情色文字的評論，呈現出評點者藉由「窺淫」獲得不同的閱讀樂趣，由此可知《金瓶梅》的文字能盡現小說人物之「風騷」，是「化腐臭爲神奇」之筆，因此即使敘事者講述的是「腐臭」的「淫事」，仍有其藝術價值與可觀之處。

本論文第三章運用的分析方法，則是歸納相關敘事理論，以「延展敘事」及「壓縮敘事」的概念，析論《金瓶梅》中的「細節」。藉由對結構主義分析的反思，羅蘭·巴特歸結了敘事中以「擬真描寫」塑造「現實效應」的情形，這是塑造《金瓶梅》時空環境的重要筆法，可以聯繫「細筆」、「白描」、「沒要緊」的「閒筆」之間的關連，闡釋《金瓶梅》中的「細節」如何創造美感經驗。評點中呈現了評點者閱讀時對情景的推敲及想像，由此可知評點者以玩賞的眼光閱讀「細節」，甚至可以說閱讀情節，只是評點者的閱讀方式之一，其餘塑造氣氛或餘韻無窮的筆墨，也是評點者獲得閱讀樂趣的重要來源。這些破碎而不規則的細節，有別於講究真實的歷史敘事，也是《金瓶梅》不同於其他小說的敘事特徵。本章也由蒲安迪「形象迭用」的概念出發，重新思考《金瓶梅》的時令、地點，除了呈現「冷熱」對比之外有何意涵。

《金瓶梅》雖然大致以「順時」敘事講述故事，但當作者巧妙地運用「輪敘」、「追敘」、「預敘」的敘事筆法製造「錯時」，重新組織包羅萬象的現實生活之後，敘事時間及故事時間之間便因而產生對比，不但具有相互映照或延宕懸念的效果，也能涵容同一敘事時間內的諸多敘事線索。這種敘事筆法本身，就是對現實世界的模擬，能呈現真實世界「共時異態」的樣貌。⁵此外，藉由「穿針引線」、「金針暗度」、「伏脈」、「對比」等串接不同片段的敘事筆法，《金瓶梅》中的人物及事件之間會產生緊密的聯繫，各個人物及事件之間也經常得以相互映照。這不只構成結構上「接續無痕」及「回返往復」的敘事特徵，也構成各個事件之間互爲因果，錯綜影響的關係。此類事件之間的細密交織，與《金瓶梅》隨處可見的「擬真」描寫，以及「白描」、「沒要緊處」餘韻無窮的筆墨，都能模擬生活實

⁵ 亦可參見楊義，《中國古典小說史論》，頁 486。

況，共同構成《金瓶梅》逼真的時空環境，能使讀者閱讀之際有如身歷其境：這種閱讀經驗使讀者恍如置身書中，親眼目睹種種五色迷目的景象，親身體驗小說人物的處境及生活，甚而領會小說人物的心境及感受。如此一來，敘事者毋需多言，讀者便能藉著虛擬的經歷，在極短的閱讀時間之內，感同身受地理解盛極而衰及一切皆空的哲理。由本論文對《金瓶梅》敘事視角的分析則可知，作者將書中的人物、事件置於「被眾人窺視」的位置，因此書中「圍觀的群眾」以及「讀者」皆是西門家興亡盛衰的見證者，「圍觀的群眾」甚至可以代替作者或說書人，道出「盛極而衰」的道理；如此一來，眾人不只成為藉由見證領悟哲理之人，由眾人「洞洞然易曉」此書寄寓之哲理的情形亦可知⁶，書中講述的故事，其實就是普遍的真理。



⁶ 語見〈欣欣子序〉，《詞話本》，頁6。